

对当代女性双重角色冲突下价值选择的思考

洪佳真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 当代许多“走出家庭”女性面临双重角色冲突,“走出家庭”还是“回归家庭”成为人生价值实现的重要抉择。两者并不存在优劣差异,女性可以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自由的价值选择,而其可能性的实现在于: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独立精神促使女性成为价值选择主体;同时家务劳动社会化和价值化以及社会性别主流化为女性自由选择提供经济动力和政治保障。只有女性进行自我价值的合理定位,在适合角色中做出自由选择,才能实现女性人生价值的最优化,促进两性关系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 女性解放;角色冲突;价值选择;主体意识;家务劳动;社会性别主流化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17)03-0079-05

DOI:10.3969/j.issn.1001-7623.2017.03.014

人通过劳动为社会创造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而人生价值的大小与高低在于对这一特质的认知度及在此基础上对个体行为能动地抉择和追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妇女解放论以历史的眼光和阶级分析的立场及观点揭露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提供了妇女解放的途径。但是,妇女解放除了理论支撑与方法指导之外,更离不开客观现实的实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新历史时期的快速发展阶段,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形态由传统走向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领域发生急剧变革。当代女性面临着“走出家庭”后,双重社会标准带来的双重角色冲突。而现代某些主流观念中,“职业女性”代表着“解放”、“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家庭主妇”意味着“附庸”、“碌碌无为的人生”,更使得众多女性身陷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之中。女性该怎样抉择方能创造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实现女性真正意义上的解放,需要我们去深思与探讨。

一、中国社会转型期女性双重角色冲突下的矛盾选择

(一)社会转型期中国女性发展的角色冲突

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进行彻底的全面性的结构式变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灵活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由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即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社会转型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也体现在微观的家庭结构和性别角色转换。

恩格斯曾提出,妇女想要获得解放没有其他,首要前提就是走出家庭。“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1]162}。社会结构的转变,思想观念的革新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使得更多的中国女性“走出家庭,走入社会”,实现传统角色向新型角色的转变,成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当女性从家庭走出来后,我们发现女性的负

[收稿日期] 2017-03-20

[作者简介] 洪佳真(1992-),女,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研究生。

担并没有因此减少。在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逐渐建立以市场为中心的竞争与调节机制,打破了之前计划经济统筹安排的局面,要求妇女具备更符合现代化发展的综合能力。开放式的市场机制作为调节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运行机制,要求市场经济主要以提高效率和人才竞争为特征,及时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劳动者综合能力。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深化,劳动力市场化一方面给女性就业带来了新的契机和多元选择,打破原有的界限,拓宽就业的领域,激发女性自主择业兴趣和竞争的意识,促进女性的就业层次向高层次转变,从而使优秀女性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也导致大量科技文化素质较低的妇女在强调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中屡遭挫折。与此同时市场对竞争性经济的强化致使女性的社会角色矛盾激化。职业女性在社会角色与性别角色抉择的双重精神重压之下,一部分人舍弃或弱化自己的社会角色而选择回家;一部分人试图为自我价值增加社会砝码,争取事业上的成就,却又得时常面临问题频发的家庭矛盾。

(二)女性双重角色冲突下的矛盾选择:“走出家庭”还是“回归家庭”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女性集传统角色与现代角色于一身。传统社会将女性压缩为妻子、母亲、女儿等身份较为狭窄的私人领域以符合传统文化规范。而在当前的社会中,传统的性别角色要求女性必须当一名贤妻良母,这不仅是传统社会观念的根植,迎合社会的期望,也是现代女性对自身在家庭作用的肯定。与此同时,为满足高速发展的社会需要,现代社会又塑造一种新的女性社会角色,即成为事业上有独立思想与个性追求的职业女性。

然而双重社会评价标准带来了双重角色冲突,男性的成功标准通常为事业上的成功;而女性倘若无法经营好一个家庭,即使是事业上的强者,也往往被定义为人生的失败者。因此,步入职场的女性面临着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的情况下,既要当“贤妻良母”,又要当“好上司”、“好下属”的双重角色压力和冲突。双重评价模式作为社会衡量女性角色的普遍价值标尺,导致许多女性饱受顾此失彼的折磨,在人生价值的取向上踌躇徘徊。同时,女性对就业市场

的占领和某些女性在职场上的出色表现,无疑给男性造成一定的竞争压力。社会中“妇女回到家庭中去”的声音日益甚嚣尘上,让妇女重新回归家庭,回归传统。此时,是烹饪家庭这条“鱼”,还是享用事业这块“熊掌”,成为困扰现代众多已就业甚至是未就业的女性一个两难抉择。

如今,走出家庭,在社会中取得经济成就,获得社会认可,似乎成为现代女性摆脱压迫、提升社会地位的不二选择;而回归家庭,重新扮演养儿育女的角色,似乎是对父权的妥协,女性重新沦为家庭的附属。其实,这是现代人固有思维框限女性的选择。不管是“妇女回到家庭去”,还是“妇女也能顶半边天”,只要女性基于主体意识和独立精神的基础上,通过对自身的特质、兴趣、能力和外界客观环境的优劣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判断,从而自由能动地选择人生发展道路,因此,家庭和事业都可以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效途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艰难取舍。

二、女性双重角色冲突下自由价值选择的可能性

在面临角色冲突和选择时,女性主义者伊丽莎白·赖特认为女性的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并不存在天生的对立,女人不是一个固定的现实,是无限的可能,是自我意志的选择。“成为一个女人”的关键在于其自由的方式。因此,只有在当代女性培养独立的意识和拥有自由的权利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的价值选择,才能从根源上化解女性角色冲突的问题。

(一)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独立精神促使女性成为价值选择主体

“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变成的”^{[2]14},西蒙·波伏娃在西方女性主义中具有“圣经”之称的《第二性》一书中指出,女性受奴役的地位并不是一种既定的现实,而是逐渐生成的历史。“变成的”这一说为女性从生物本性的禁锢中释放出来,女人的从属地位是后天的历史和文化造就的,并不是天生的,是可更改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男性的过度依赖心理的摒弃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近年来,“美女经济”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思想的盛行,表明不少女性把自己的未来完全寄托到男性和婚姻上,而一旦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了男

性和家庭,女性也失去了自己精神的自由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身为建构主体,唤醒沉潜的女性意识,当代女性需要树立现代女性意识,一是从女性的角度审视内在的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价值及在社会中的定位;二是从女性的立场出发洞察客观的现实,并对其加以赋予女性生命特色的领悟和掌控。女性不再是服从男性的“他者”,对于主体构建和自我意识的培育,后现代女权主义强调遵循个体行为规律,尊重个体特征。对于要培养女性的自我意识,势必要让女性作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言说主体对传统男性占主导的父权文化进行反思,从而认识和重构女性主体。通常,我们会认为是由于男权的压抑,所以女性才会被当作弱势的一方,但其背后是女性在男权逻辑优势下的自我屈服。当女性在判断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孰轻孰重时,就已经是在实质上逢迎和默许男权社会话语语境之下对于传统女性角色的定位。此外,要以辩证的角度审视传统意义上迫使女性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特征”,这是两性之间的差异,而这也正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优势所在。女性独有的生命特色的有效发挥,不仅使女性充分表达自我,增强女性对自身的认同感和满足感,而且能够促使女性学会因势利导,利用特有的差异优势,在与男性占据上风的竞争中赢取地位以获得均势,达到两性关系的动态平衡。

“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生活,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靠自己而存在的生活,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3]91}。因此,女性只有认识到自身的力量,肯定自身的价值,才能成为独立的价值选择主体。这样,不管是选择家庭还是事业,女性都能从保持主体的独立性,建构健康的女性人格,这是鱼和熊掌自由选择的内在动因。

(二)家务劳动社会化和价值化为女性自由选择提供经济动力

恩格斯提到:“事实上,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前提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第二个条件是家务劳动和儿童养育的社会化”^{[1]71}。当代女性负担的加重,往往是因为在生产力不够发达、家务劳动尚未得到合理的解决情况下,要求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大力发展生产力

的前提下,解放妇女、解决她们繁重的家务劳动是首要任务。家务劳动社会化是指把之前在家庭中由妇女承担的,属于私人领域中家务劳动的大部分工作转入到公共经济中,由社会中的成员共同分担。例如,对儿童的抚育责任从家庭内部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脱离,不再由各自的父母来全权担负,部分责任由社会承担。当今社会中托儿所、月嫂、育儿嫂、保姆、钟点工等机构和职业的兴起,使得一部分职业女性能够重返到热衷的事业当中,暂缓后顾之忧。而且,对于从事家政服务的女性产出者来说,一份可观的职业与经济收入,保证了她们经济的独立性。

同时,盖尔·鲁宾指出家务劳动同样是剩余价值的来源^{[2]72}。而玛格丽特·本斯顿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价值代价学说后,对私人领域的家务进行分析:妇女“无偿无价值”的家务劳动是其受压迫、受奴役的经济根源。在前市场经济时期,家务劳动通常被划为私人领域,不参与公共领域的交换,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无须计酬。但我们可以看到,妇女的家务劳动不仅是生产性劳动,而且是其他一切劳动的重要前提。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生活原料都需要经过家务劳动的再加工才能为人所用。生产使用价值是女性的家务劳动基本属性,同时,女性特有的生育价值还生产特殊商品——劳动力,这是剩余价值的根本来源,其潜藏方式往往因为被认为是天然的、理所应当的而为人们所忽视。这样一来,即使作为家庭妇女也同职业女性一样创造价值,女性并不必然要进入所谓的公共领域,从事社会职业工作。

其关键在于,当所有人都充分认识到家务劳动的社会重要性,在认可妇女家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基础上能够给予妇女所应有的尊重时,那么就不必再一味地强调让女性从繁杂琐碎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女性也能在其中获得愉悦的体验。同时家务劳动的价值认可使得女性走出在物质上依赖男性的经济误区,妇女并不是依附他者靠其供养的人。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价值认可,需要政府在发展经济基础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政策的实施,倡导全社会支持和认可家务劳动创造的价值,为女性选择是更专注于事业或是精心经营家庭提供经济支撑,解决后顾之忧。

(三)社会性别主流化是女性自由选择的权利的重要保障

随着全球对两性平等关系的建立的关注,为进一步促进性别平等,我国承诺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的主流”(简称社会性别主流化)。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我国的确立是性别平等意识进入政府和社会宏观决策主流的重大实践。当前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政府倡导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公平正义作为其重要内容。同时,为确保妇女在各个领域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政府运用经济保障、法律手段、行政措施及舆论导向等多种途径,不断促进妇女的全面发展。

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下的平等标准打破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分工,体现和保障女性的利益和需求。平等指的是排除性别因素的干扰,男女皆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对等的义务、接受同等的评判标准,并且挣脱传统与偏见的羁绊,自由地行动。女性主义者在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大力倡导“消除性别差异,使女性与男性在二十一世纪构建新型的伙伴关系”这一共同主题。新型的伙伴关系以人权的理念为指导,消除不合理的社会性别差距,寻求男女共同的生活体验和社会阅历,形成两性认知的高度统一,以此推进机会与权利均等。只有“既不违背女子与男子不同的自然特征,也不违反女子与男子之间天然的伙伴关系”^{[4]204},才是健康和谐的人类两性关系。对于性别角色定位,社会性别主流化强调所有的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性别需破除既定性别藩篱,根据个体特质自主地选择社会角色,倡导男女两性共同参与社会和分担家务,扩大所有男人和女人的选择性。

社会性别主流化,不仅要求加强保障妇女权利的相关法律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同时需要各级政府行政机构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法律是抽象规定,只有当其变为具有实际性和操作性的具体规范时,才能更好地维护和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政策制度上保障女性权益,不仅有利于步入公共领域的职业女性消除“同工不同酬”、“性别职业隔离”等隐形天花板,并为其平等就业,公平收益和劳动保障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同时,也有利于精心经营私人领域的家庭妇女打破“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社会性别藩篱,为其实现家庭性别平等、合理的社会性别分工提

供切实制度保障。

三、女性双重角色冲突的调适与化解: 合理价值定位与自由角色选择

(一)化解女性双重角色冲突的现实意义

其实,从历史长河来看,双重角色冲突对于妇女解放和发展并不完全的只有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作用。首先,两性从不平等走向平等的进程是缓慢的,是种动态的过程,其中双重角色冲突是不可回避的,但也是一种新的解放的伊始,是提升女性就业层次的一种体现。其次,它使得妇女重新思考价值实现的方式,只关注单一的家庭价值与追求社会和家庭双重价值的实现,形成现代女性人生的双重定位,是当代女性探索和完善价值体系的一种伟大实践。女性的发展不再仅是局限单方面的需要,单一的选择。再次,有效化解女性双重角色冲突,可以冲击男性的传统角色并产生一定的压力。同时,男性也需要适时地转换在家庭中的角色,男女携手共进,将会建立相辅相成的友好互动关系,促进两性健康发展。

当我国进入到社会转型期后,社会阶层的自由流动、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和等级特权关系的弱化,在某种意义上消除了原先的不平等。政府和社会通过法律的条文、劳动权的机会建立新型平等关系。因此,女性能够借此机会重新审视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市场经济要求使女性探索自我,拒绝沦为行为客体即被动听从他人的支配。因为“是”意味着服从和听任他者的欲望在其内操控的话,而“不”则为自我觉醒的发端。正是这个“不”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创造了一种隔绝,从而让边界得以建立,让内在的主体得以显露。女性独立人格的构成与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女性自我发展与完善的愿望和要求进一步增强。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掌握现代知识和技能,她们拥有与男性竞争的实力与良好素质。她们相信,只要通过努力拼搏,公平的较量,她们同样可以争得一席之地,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二)化解女性双重角色冲突的有效路径

对于当代女性的职业选择,约翰·穆勒强调其自由选择的必要性:“分工不能也不应该由法律预先规定,因为分工必须依据个人的能力和适用性。”^{[5]135}只有个体能够进行自由地选择才能保证每件工作交到最合格的人手中,反对强制性的限制和

规定个体所应当从事的职业,反对“一刀切”的做法——以“就业率”这一单向度的标准来衡量女性价值实现的途径。女性需要做的是在独立的主体意识指导下,对自我的特质和价值进行分析及合理定位,摒弃传统性别秩序和社会理念的桎梏,按个体的自由意志以选择角色,从而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优化。

在价值定位中,女性首先作为一个整体,应保持其整体价值定位。在此前提下,根据每一个体的实际境况和利益诉求,通过有的放矢的个体价值定位——在维持家庭内部关系、承担一定的责任的基础上,寻求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平衡点,自由选择符合个体特质的角色。个性化的全面发展、两性关系的动态平衡,确保主体性发展的良性运行从而使女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同时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价值化以及社会性别主流化为鱼和熊掌的自由选择提供了经济动力和政治保障。当代女性可以自由选择是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内助”,还是精明能干的“女强人”,或者是如同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贝

蒂·弗里丹的著名口号:“我什么都要,家庭事业我都要!”“鱼”和“熊掌”的自由选择,有利于女性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以爱为核心,男女共同参与为前提,在家庭和工作之间达成新的和解的解放^[6]19才是妇女的解放,才是人的真正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平等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
- [2] 陈英,陈新辉.女性视界——女性主义哲学的兴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3]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00.
- [4]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
- [5] 李银河.女性权利的崛起[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 [6] (美)贝蒂·弗里丹.非常女人[M].邵文实,等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

A Reflection on Value Choices of Modern Women Under the Conflict of Double Roles

HONG Jiazhen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Many contemporary “walk out of the family” women are faced with double roles’ conflict. “Going out of the family” or “returning to the family” has become an significant choi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life. There is no pros and con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Women can make free choices between career and family.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lies in awakening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independent spirit which make women become the subjects of value choice; At the same time, socialization and valuation of housework and social gender mainstreaming provide economic impetus and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women’s free choices. Only if women take up reasonable positions of their self-worth and make free choices in their positions can they realize the optimization of women’s lives’ value and promot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men.

Key words: female liberation; roles conflict; choice of valu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housework; social gender mainstreaming

【责任编辑 张慧英】